【聚评罗琳新作】

万物有情却悲

□书评人 尹晓冬

不晓得在何种语境下，博尔赫斯写下这样一句玄而又玄的话：“书和沙一样没有开头和结尾。”它一语揭示了文字所构建的世界的本质。在J·K·罗琳新作《偶发空缺》里，故事发生的所在地帕格镇虽然能用地理概念来丈量，这个山清水秀的小镇，一旦被命运之手撩拨出一点涟漪，这波折便自顾自地在原地生发，与别处碰撞，最后波澜壮阔出各种悲欣交集的人生，让人再也难以把书合上。

而起先，不过是小镇议员巴里·费尔布拉泽，因为脑动脉破裂，突然倒在了高尔夫俱乐部门口而已。这真不是个凑巧的关头，小镇边上有一片被称为“丛地”的贫民聚居区，其居民就像漂亮小镇脸面上的一块疮疤，偷窃吸毒醉酒无业游荡，那些本地富裕的中产阶级想要摘掉“丛地”这颗毒瘤已由来很久了。而巴里过世所造成的议员位置的“偶发空缺”，刚好是打破平衡、足以让最终结果翻盘的关键一票。一个千丝万缕的世界也从此呈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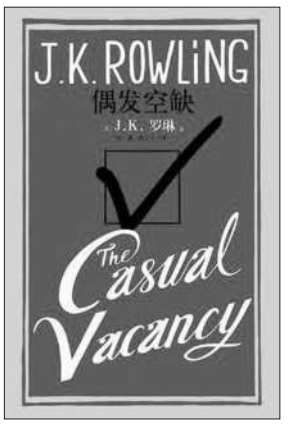
小镇显然不似它表面那般光鲜漂亮。巴里的死亡消息，像风吹过，经由各种渠道在小镇传播。罗琳像所有的那些老牌的英国作家，耐心十足地开始铺陈各种人物。从俱乐部门口倒地，继而送往医院，这样一个小小的触发契机，从当场陪着救急的迈尔斯律师夫妇，到性格怯懦的医院护士，引出她买卖赃物的丈夫西蒙，继而写到他俩猛然陷入单恋的儿子安德鲁。人物如走马灯般出场，却个个鲜明生动。

罗琳自写作《偶发空缺》伊始，便断然宣称，这是一部与《哈利·波特》迥然不同的新作。而事实上，她也果真做到了。《哈利·波特》是一个妙想世界，人物善恶分明。哈利·波特的人生可能会有迷茫，他偶然也会软弱，但在罗琳妙笔下，他的所有缺点，不过是成长小说中青年当受的历练，他的形象是几近完美无缺的。而《偶发空缺》，当作家回到现实的“麻瓜”世界，人性便顿时复杂。与其说罗琳在写政治，写阴谋，不如说是在描摹生活的艰难，以及人性的邪恶。

帕格镇的居民，大部分已俨然中产阶级，但显然，他们过着一种失爱的人生。一个不算很重要的角色，萨曼莎，她是迈尔斯律师的妻子，也是最重要的镇居民霍华德的儿媳。她有优渥的生活，但她的幸福或许早在十多年前得知怀孕，并因此放弃游历全世界的那一刻就终止了。在她身上，体现的是一种梦想的遗失。这种遗失在遭受经年累月的痛苦叠加后，她终究陷入了魔障，想要寻找一种异样的出口。她陷入了白日梦的深渊，开始沉湎于对自己女儿所喜爱的一个乐队歌手的性幻想。这幻想，让她既甜蜜，但却永不能说出口，累积着直到最终的失衡。

更多的伤痛是加诸于孩子们身上的，那是小镇平民初中的几位学生。相较于成人，他们仿佛拥有更纯粹的自我，是被单一而质地坚硬紧密的痛楚所裹挟。他们的苦难，因为愤怒而充满力量。最早出场的安德鲁，有一个家暴父亲，他对人生的厌弃始于自己位于小镇山顶的家。他是最早领悟到，可以利用小镇议会网站的缺陷来进行黑客式攻击的人，而他揭发的便是父亲西蒙，似乎唯有让自己的家庭首先分崩离析，才能收获快意。还有肥仔，副校长的儿子，他偷偷吸烟，进而吸毒，他与问题学生克里斯塔尔性交，最终闯下弥天大祸，导致克里斯塔尔因为她的小弟弟罗比的落水死亡而自杀。他的种种不羁与无德，其深层原因却是因为身为副校长的父亲患有迫害强迫症，他早在幼年便已失去对生活的信任，深陷恐惧。在小说的结尾，肥仔和父亲达成了和解，但也让人怀疑这温暖不过是一时片刻的，因为，背负这两条人命的沉重一生，很难轻盈。

同样是英国作家的狄更斯曾经说，“大地上是有黑暗的阴影，可是对比起来，光明是较为强烈的。”罗琳显然也有着与狄更斯可相匹配的善恶观，她笔下的恶人或许逞一时之快，但终究，总有一抹善的微光在温暖着庸常而绝望的人生。《偶发空缺》里，绰号鸽笼子的小学副校长科林是一个强迫症患者，他总是臆想自己强奸学生、毒杀朋友，为并不曾犯过的错而内疚，陷入情绪的泥淖而不能自拔。在小说中，缅怀巴里之死时，罗琳借科林之口说道：像他这样一个丑角，一个人生的异乡者，每日的生活不过是挣扎苟且而已，竟然也能交到像巴里这么一个乐观开朗、备受欢迎的朋友。罗琳的《偶发空缺》，毫不留情地为我们打开帕格镇里家家户户的衣橱，让我们看到深掩其中的骷髅，但终究，我们并非因为忍受黑暗，而是为了追求黑暗中那抹亮色而存在。



《偶发空缺》
J·K·罗琳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
2012年10月

转型的过渡之作

评《偶发空缺》

□书评人 张旋

像J·K·罗琳这样成功的童书作者转型创作严肃的成人小说，是一种重新定位自己社会责任的行为。她肯定会遇到新困难，但这困难并不比那些严肃作家创作处女作时遇到的更大。相比较而言，她因拥有成熟的创作经验和现成的出版渠道，以及更大独立性，反而更容易保持诚实，更具备写出杰作的条件。

小说包含了一些严肃的政治和社会话题，以及严厉的道德谴责。几个青少年角色被塑造得生动有趣，不次于《哈利·波特》里的小魔法师们。如果作者仅想通过这本书证明自己有能力创作严肃的成人作品，她肯定是达到了——而且技艺娴熟、举重若轻。但要说这本小说内涵深刻，尖锐地揭露了社会现实则有点言过其实。在这本生气勃勃的小说中，优点和缺点同样显而易见。

首先小说里所有的成年角色都类型化。成年女性在这本小说中普遍缺乏立场，这包括霍华德的老婆莫莉、巴里的遗孀玛丽、西蒙的妻子鲁思、科林的妻子特丝，所有这些家庭主妇都愚忠，听命于自己的丈夫，只能在男人的庇护下才能有所作为，而且对子女狐假虎威。同样，成年男性在这本小说里则普遍无能、缺乏智商，不是哭哭啼啼，就是得意洋洋；势利、虚伪、幼稚、懦弱。当然，你可以说小说里的成年人都是被简化了性格的配角而已，但这本小说的严肃性也在于对这群人进行批判。这样不堪一击的批判对象只能暴露出作者受困于创作童书的经验。如果没有少女克里斯塔尔的悲剧事件贯穿于全书的逻辑链，这本书确实只能作为成人童话来看。

克里斯塔尔的悲剧事件定下了小说严肃的基调，通过它，作者才得以对帕格镇中产阶级的势利、自私和冷血进行了严厉的谴责。这个悲剧事件对小说品质的影响举足轻重。但也正是在这个悲剧事件上，罗琳显示出自己对新题材理解不足，这也是作家在自己处女作中最易犯的错误：经验不够、用力过猛。

成熟的悲剧有两个元素：可信的悲剧事件和高尚的悲剧角色。我们欣赏悲剧首先为结识一位卓越人物而愉快，然后因永远失去了他感到悲伤。以莎士比亚的名剧《李尔王》来举例，这部剧的悲剧人物不是李尔（虽然他最悲惨），而是李尔的小女儿考狄丽亚。只有她的灵魂才配称为悲剧人物，这特别表现在她不计前嫌救李尔于危难的时刻。正因为这个人物的伟大高尚，当她最终死在李尔的怀里时，我们才为李尔永远失去了他的小女儿感到强大的悲剧力量。

罗琳理解的悲剧人物不是一个灵魂高尚优美的人，而是一个既悲惨又有闪光价值的双面人。克里斯塔尔的身世非常悲惨：吸毒的母亲，不明身份的父亲，被母亲的情人强暴，最亲的弟弟也因自己的疏忽而死；其次又是一个温柔慈爱、担负拯救义务的圣母——但这只是对她的弟弟罗比来说。

克里斯塔尔作为悲剧性人物，只有在我们将情感同化于罗比时，才能体会到其中的悲剧力量。作为其他旁观者，我们只觉得她很悲惨。很可惜，罗琳设计的结局却是罗比先死，之后克里斯塔尔为罗比之死内疚而自杀，我们也无法从罗比的角度再感受克里斯塔尔之死的悲剧性。如果设想另一种结局：罗比没有溺亡，只是失踪。克里斯塔尔在寻找他的过程中不慎遭遇车祸，然后在克里斯塔尔的葬礼上，罗比意识到克里斯塔尔的缺席，但对她的死亡盲然无知，他去寻找，却永远找不到了……我们可以比较这两种结局的悲剧性。

小说的最后一幕是克里斯塔尔和罗比的葬礼，我们看到罗琳在这一章中运用了标准的悲剧手法。她设定了两个人物：苏克达文和克里斯塔尔的母亲特莉·威登，来共同创造悲剧效果。首先由苏克文达回忆克里斯塔尔在皮划艇比赛时的出色表现“有趣又强悍，无所畏惧，随时准备斗争”，以此表现克里斯塔尔人格的可贵之处（唤起我们的感伤）；其次由克里斯塔尔的母亲“悲惨”亮相（就像失去了考狄丽亚的李尔王）。只可惜当我们想到克里斯塔尔家让人头疼的母女关系，实在悲伤不起来，只感到特别悲惨而已。

在这本书里，J·K·罗琳显示了她面对新题材的勇气。但遗憾的是，这本书就像一本正面教材，书里的道德谴责公正有力，不容争议，因而也最安全。把这本书说成是罗琳成熟的转型之作有点为时过早，称它为一本转型的过渡之作比较准确。不过，一个受到读者厚爱的成功作家，甘愿负起一个社会批评家的道德义务，这无论如何是一种高尚的行为。

责编 吴永熹 图编 倪华初 美编 倪萍 责校 赵琳